



千年苏绣的文化意蕴

□ 姜春磊



“精、细、雅、洁，称苏州绣”，明代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在《姑苏志》中准确地概括了苏绣的艺术特征。作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苏绣不同于湘绣的鲜艳、豪放，蜀绣的平整、飘逸，粤绣的浓艳、饱满，凭借其“精细雅洁”的风格名扬天下。有人说看一眼苏州刺绣，便会知晓什么是天堂胜景烟雨江南，什么是婉约灵动江南女子。久誉盛名的苏绣佳品背后，反映着江南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反映出人们各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

流传千年的历史

广义上的苏绣是指以太湖为中心，辐射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湖州、杭州、嘉兴、南通、扬州等地的刺绣技艺及手工绣品的总称。狭义上的苏绣便是指苏州地区的刺绣技艺及工艺品。据史料记载，苏绣的发源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吴地土著居民“断发文身”的习俗，后吴

国的第二代国主仲雍通过制作图纹衣服替代了“文身”。春秋时期吴人便开始在服饰上刺绣，迎送晋平公使节叔向时，吴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两汉时期吴地出土的刺绣品已使用辫绣针法，并出现了穗云纹、豆类纹以及金钟花纹等图案。三国时期刺绣已大范围应用于吴地服饰并成为当时重要的手工业之一。隋唐时期衣冠南渡，“善织缟”的鲁人南下，促进了吴地丝织、刺绣工艺的发展。据吴地一带刺绣考古发现可知，五代到北宋时期刺绣技艺出现了“双面绣”雏形，元代的刺绣技艺更加成熟，苏州盘门“娘娘墓”出土的元代龙纹衣边上同时出现了九种刺绣针法。清代“刺绣之业，吴中为盛”，“上自宫闱，下迄庶妇，以及仕宦之章服，莫不以绣货为章身之彩蔽”，当时的苏州有着“绣市”之称并出现了“双面绣”和“仿真绣”，苏绣进入全盛时代。民国时期苏绣发展跌宕起伏一度衰微。新中国成立后，苏州通过建立苏州刺绣业同业公会、刺绣生产合作社等大力恢复刺绣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苏州刺绣厂、苏州刺绣研究所等机构，发展出了“三异绣”“乱针绣”“发绣”等，培养了大批苏绣人才，推动苏绣在内容、形式、技巧等方面不断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岁月更迭，如今，苏绣不仅成为一种文化产业，也成为江南地区的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得以在一大批苏绣珍品中了解苏绣的前世今生。

巧夺天工的技艺

人们盛赞苏绣：山水能分远近之趣，楼阁具现深邃之体，人物能有瞻眺生动之情，花鸟能报绰约逼真之态。而这美轮美奂的艺术之美来源于巧夺天工的针法。刺绣理论专著《雪宦绣谱》中谈及刺绣针法有9大类40多种。能工巧匠们用不同的针法表现不同的形式，比如：用施针、滚针绣珍禽异兽，用辅针绣动物的背部，用套针绣禽鸟走兽的翅膀和尾巴，用刻鳞针绣飞禽的羽毛纹路，用抢针绣花卉、果实、山水等图案，用接针绣线条、书法等……将苏绣勾勒成集“平、齐、细、密、匀、顺、和、光”特点于一体的“东方明珠”，辅以配色，巧夺天工，无所不工。苏绣因题施针，凭景赋意，寓意美好。汉代的《慧珠长生图》既绣有瑞兽也有羽人，表达了当时人们长生不老的风

愿；明代的《花蝶图卷》绣工精细，淡雅清新，反映了人们对高雅情趣的崇尚。“窗门前阿姐绣花边，半挑针线半挑面”，古时的苏绣是初生、婚丧嫁娶等岁时风俗里必不可少的仪式。在今日的苏州角直、胜浦等地，不少妇女的包头巾、穿腰和绣花鞋上仍绣有象征吉祥的图案。不同时期的刺绣作品，既与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相吻合，也彰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今日的苏绣更加兼收并蓄，不断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不囿于日用品的制式效果，同时兼具很高的观赏性，给人极大的精神享受。

世代传承的文化

人们不禁联想，是怎样的女子才能以针作画，在不紧不慢的丝线摇曳中将所思所想所爱融入一针一线里，山水、亭台、鸟兽、人物跃然于丝绸之上，将水乡古城的叠山理水、青砖黛瓦、亭台楼阁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看着一幅幅巧夺天工的苏绣佳品，仿佛能看到江南烟雨中粉黛梨花瘦，绣娘们坐于红木架前，十指如春，飞针走线里是她们出神入化的技艺，也是她们密密麻麻的情意和对美好光阴的无限期许。历史的长河中，苏绣大家众多，清代沈寿尤为出名。沈寿幼年学绣，青年时期便已在苏州颇具绣名，她在传承前辈刺绣技艺的基础上，第一个把西方绘画艺术融入东方绣艺，自创了“物自有真，当放真”的“仿真绣”，由此自成一家，在中国近代刺绣史上开拓了一代新风，声名远播，享誉海外。由沈寿口述、张謇代笔写成的《雪宦绣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总结苏绣技法的理论性著作，这使得苏绣的传承既有实操技艺的传授，也开始有了系统理论的升华。而后，苏绣艺人才辈出，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统技艺上不断守正创新，培养接班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其中。苏州高新区镇湖，人们把刺绣称为“做生活”，“闺阁家家梁绣绷，妇姑人人习针巧”成了当地的真实写照。

苏绣不仅仅是单纯的工艺品，也是这种民间技艺与当地文化风俗的结合体，既传承了古代江南文化的诗情画意，也融合了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历久弥新，韵味悠长。手艺难，守“忆”更难，古老且守正创新的苏绣，在一代又一代绣娘的手起针落中续写着前世今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夏津黄河故道上那片古桑树群

□ 王永武

对于一个离开故乡30年的游子，每次看到桑树抑或看到一篇文章中的“桑”字，眼前都会隐隐出现故乡山东夏津黄河故道上那片连綿30多公里的古桑树群，就更加真切地认识到“桑梓”作为家园的象征意义，深刻体会到那种丝丝缕缕乡愁缠绕的心境。

最牵动我思乡情怀的是童年和少年时期记忆中，那些永远抹不去的丝丝甜蜜：在桑树的繁茂树枝间攀爬嬉戏打闹，困了累了躺在树荫里酣然入梦，渴了饿了随手采一把桑葚大快朵颐。最难忘的是桑葚采收时，乡亲们用布片缝连起巨大的布幔，四周绑上竹竿或平直的树枝，四五个人分别在四周抻起来放在树下，精壮的汉子爬上桑树枝，或者擎一条带钩的竹竿，钩住桑葚累累的枝条使劲摇撼十几下，成熟诱人的果子簌簌而下，纷纷落入布幔中。人们把果子收集到篮筐里，或放入口中，收获满满的幸福和欢乐。

上学启蒙后，从历史书中渐渐了解到关于故乡这片古桑树群的来历：自公元前602年始，在2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黄河主流、支流多次流经夏津，并且多次决口泛滥，河床沉积、决口岐流堆积，形成了一片独特的沙地地貌。黄河改道后在这里留下了一片30万亩的荒漠地，先人们为了

生存下去，开始世代植树造林。桑树从众多树种中脱颖而出，渐渐担起了维护沙土地生态系统平衡的重担。特别是清康熙十三年，一位在朝遭贬的官员朱国祥就任夏津知县，发现此地“地半沙滩、不宜稼禾”，便晓谕百姓“多种果木，庶可免灾而裕财用”。当地百姓遵照这位知县建议，结合历史上的治沙造林经验，仿照前人继续在沙地中种植桑树，到了清朝中叶，夏津黄河故道上已是桑树郁郁，一眼望不到边。

在第三次国家文物普查中确认，这片桑树林形成于1391年前后，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现在遗存的这片古桑树群占地6000多亩，古树20000多株。在漫长的生长岁月里，它们屡遭遭到狂风暴雨和雷电的袭击，被雷电所劈的桑树达500多株。其中一株千年古树“卧龙桑”，被雷击烧焦了树干，树枝和主干只有一层皮相连，照样活了下来，向人们展示着顽强的生



命力。

从现存甲骨兽骨上的碎片文字记述中可知，桑树早在商周时就是宗庙祭祀用的神木，先秦时神州大地已经农桑遍野。《诗经》里有很多描写桑树的篇章，《诗经·小雅·小弁》中就有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句，因此“桑梓”成为故乡的代名词。1992年，我从军入伍离开故乡。几十年来，桑树斑驳的树影时刻缠绕心间，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情感化作为越来越浓厚的思念与乡愁。

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翔实注解，桑树全身上下都是宝。桑叶味甘、苦，性寒，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等作用。春末夏初采收的桑树桑枝，其味苦性平，功擅祛风湿、通经络、利关节。此外，桑树枝条烧灼后，可沥出汁液，名桑沥，可治疗破伤风等症。秋末落叶时至第二年春季发芽前采挖的桑根，刮去黄棕色粗皮，纵向剖开，剥取根皮，晒干后称之为桑白皮，可用于治疗肺热咳嗽、肌肤浮肿等病症。葚果具有较高的养血、健脾之功能。难怪故乡人把桑树视为“福寿树”，老家的居民多因食用桑葚而长寿，桑园被叫作“颐寿园”。乡亲们说：吃一吃葚果，睡一睡故土，所有病患都不翼而飞，神清气爽。

每次回乡探亲，我都会徘徊在这段黄河故道上，用心倾听那已风干数个世纪河流曾经的滚滚涛声。那些并不遥远的黄河号子，通过夏津小调

《天赋号》传唱出来，声调中饱含着先民植桑抗沙的激情豪迈。在古桑林间观看由精壮的鲁北汉子敲起有600多年历史的架鼓，在桑林中摆出铿锵阵形，边说边唱边舞。这壮怀激烈的林海交响乐章，让我深深地感悟到家乡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情。

而今再次回到故乡——这个春秋时期因“齐鲁会盟之要津”而得名的地方，漫步已经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走进远近闻名的“中国北方落叶果树博物馆”，伫立在一块用花岗岩巨石雕刻而成的大书前，凝视上面刻写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几个大字（这是2018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殊荣），让我这个在黄河故道沙土里滚大的，青黄不接时吃着甘甜桑葚长大的故乡游子心潮澎湃、感慨万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俺是山东夏津人，俺家乡有全球重要文化遗产，更有我最好的人生记忆。”



第二个百年，我们再出发

□ 辛 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的梦想。这一梦想任重道远，这一梦想征途漫漫。一百年来，“中国号”这艘巨轮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从建立新中国到建设社会主义，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了一个又一个发展的航标，不断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今天，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圆满完成，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进入第二个百年，我们再出发，要从“全面小康”迈向“全面现代化”。

第一个百年，我们成就辉煌。回首第一个百年历程，慷慨悲歌、风雨兼程，我们走得很不容易，但走得坚定豪迈、走得气壮山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攻坚克难、高歌猛进，中国社会实现了“两个跨越”。

第一个跨越是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数字最能说明问题，数据显示：到2020年底，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达到美国GDP70%以上，与日本、德国、英国、印度加起来的总量大体相当甚至还稍多一些，是2020年世界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粮食产量1.3万亿斤，人均470公斤，联合国安全线标准是400公斤。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也因之而提前。这些数字都指向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起来了，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不再是“短缺经济”，不再是“有没有”，而是要求“好不好”。

第二个跨越是大国到强国的跨越。在历史上，大国可以是量的积累，而强国必须要有质的突破。从中国组装、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产业结构升级；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市场；不再仅仅引进来，

也开始走出去；不仅产品走出去，世界观、价值观也开始走出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为世界所认同、所接受。

两个跨越标志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圆满实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彻底摆脱绝对贫困、真正全面小康，站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征程。

新阶段再出发，新征程从何处开始？新发展阶段、新发展征程意味着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要求变化了。这种变化在形态上表现为从小康迈向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社会主要矛盾带来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如果说小康的发展要求是“物质文化需求”，现代化则是“美好生活需要”，这是“生存”与“生活”关系的变化。解决生存不易，过好生活更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对美好生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新征程再出发，要致力于全面发展的攻坚，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有两个本质属性：“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十四五”期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这些规划和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征服自然程度为衡量标准的现代化，也不是靠殖民战争掠夺财富实现的现代化，而是自己努力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来之不易。

实现14亿多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我们有信心和底气。这信心和底气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会第一个百年辉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社会第二个百年辉煌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二是全国民族团结奋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追求，是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同心圆。14亿多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4亿多中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什么人间奇迹是不能创造的。

三是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历史发展表明，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不管国际社会如何风云变幻，中国社会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抓住时代变革时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心声，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在新时代，我们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风雨无阻的闯劲干劲，意气风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在正前方。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